

論《敵人的櫻花》中作者與主角之間的重疊現象

摘要

本文主要針對王定國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2015)與對其相關專訪及其散文集《探路》(2017)、《美麗蒼茫》(2001),深度分析作者自身與小說主角的相似之處,並採用金樹人心理位移的理論,試著去探討作者創作小說時可能帶來的自我救贖與心靈療癒,了解作者在《敵人的櫻花》自序中所提,小說於他:「把他人悲劇看作自己,而展開救贖和希望的旅程」。本文以為,寫作者在形塑並代角色發言的時候,寫作者個人與作品中的人物將會產生某種重疊現象,藉此書寫無法在現實中誠實以敘的情感與表述,獲得情緒上的抒發。

關鍵字:王定國、《敵人的櫻花》、自傳性書寫、書寫治療、心理位移

一、前言

同時兼具成功商人與小說家身分的王定國，在睽違多年後，因老友（現任《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編輯）初安民先生幾句打賭的玩笑話¹，重拾文學。再入文壇毫無適應不良，從 2013 年起，王定國交出的幾本作品，質量俱佳，在文壇刮起一陣「王定國旋風」。

重回文壇的王定國，作品美學風格與寫作焦點都和其停筆之前的作品有巨大差異²，已有多位論者提過其角色設定的重複性³。因此本文將著重關注角色與其個人的重疊性及書寫帶給作者的救贖。

在作者重返文壇以前，大多作品仍以第三人稱為主，惟回歸以後，多以第一人稱寫作，蕭義玲提出其後期作品的里程碑是其回歸文壇的第一部作品《那麼熱，那麼冷》⁴，然筆者認為《敵人的櫻花》作為作者回歸以後第一部長篇小說，在空間上相較短篇小說可以讓作者書寫更多細節，因篇幅而拉長的寫作時間，也給作者更多與自己對話的閒餘，再加上寫作時機正逢作者整理自己過往故事、連載散文的時期⁵，分析此文本更有與其個人的相關性和親密性。

作者在《敵人的櫻花》自序中提到，他一開始寫作此書採用第三人稱，一個月後重寫，同樣是別人的故事，全都換成自己的悲傷，以第一人稱書寫，再見四十年前的自己⁶。這樣的敘述彷彿是在暗示此書的自傳性。過去我們都認為，小說的故事是虛構的，是屬於角色的，但在作者「活在主角裡面」的過程中，主角與作者的故事與性格彷彿開始共振，故事中的敘述有時來自作者，有時來自主角，角色與作者自身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以致本書表面上是在敘述主角的故事和思想，實際上卻又像作者的自白。

筆者以為，作者透過活在角色中，破自己在現實中無法闖過的關卡，言自己在現實中無法言說的話語，將小說的虛擬世界作為心靈的出口。作者曾在訪談問答中提過：

我寧願在虛構的小說中做個真實的人，也不願意在真實的社會中做個虛假的人。
小說的寫作讓我得到救贖，哪怕要經過千辛萬難。⁷

他自詡以救贖角色的偉大心靈創作⁸，但本文認為作者仍是藉小說創作滿足極為私己的情

¹ 初安民著，〈補白〉，作為推薦序收入在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2015 年 9 月），頁 273。

² 王定國停筆前作品以浪漫青春文學、鄉土社會寫實文學、譴責文學為主，參見宋澤萊編，〈王定國創作年譜（初稿）〉，轉引自台文戰線聯盟，<https://twneclub.ning.com/profiles/blogs/3917868:BlogPost:31327>，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2 日。然筆者私以為王定國停筆後作品應視為不同時期。同樣論調可參見蕭義玲著，〈王定國小說的兩個世界—《那麼熱，那麼冷》的文學救贖〉，《文與哲》，第三十四期（2019 年 6 月），頁 206-207。

³ 如若游孟庭著，〈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年 11 月），頁 117-127；曾小芬著，〈王定國中篇小說人物研究—以《沙戲》以後為主〉（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8 年 1 月）。

⁴ 蕭義玲著，〈王定國小說的兩個世界—《那麼熱，那麼冷》的文學救贖〉，頁 206-207。

⁵ 王定國著，《探路》（新北市；印刻，2017 年 2 月）中收錄作者 2015 年 5 月到 2016 年 5 月的散文連載專欄，如附錄，頁 277-279。

⁶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11。

⁷ 游孟庭著，〈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附錄〈與王定國書信答問〉，頁 138。

⁸ 王定國著，《那麼熱，那麼冷》（新北市；印刻，2013 年 10 月），附錄訪談稿〈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

感抒發，將自己心思封閉，於虛構小說中抒發較現實更細膩、真實的情感。

本文將試圖藉作者同時期書寫的散文集《探路》和其他相關訪談紀錄，與文本內容比較，分析作者是如何在創作中敘述，並且進一步探討他如何透過書寫療癒自己。

二、作者與主角的重疊性

從《探路》中，可以看見許多作者自述在書寫《敵人的櫻花》時寫入的個人故事。比如作者刻意將自己 23 歲退伍之後到房地產業求職企畫的考試題「希爾頓不在克難街」出予《敵人的櫻花》中的「我」，作者與主角都一樣對台北陌生，只知道希爾頓是一家大飯店，卻沒聽過克難街，然作者自己是一刻鐘便交卷，主角則是推敲之後要求更換題目，而後兩者都在這份求職之後成為房地產建案企劃⁹。惟後來，作者短暫做了法院書記官，再先後開了廣告公司和建設公司¹⁰，主角則是跑了預售屋業務後又回到企劃工作。可以說，主角被形塑成更青澀的王定國，在他年輕時的時空下，過類似於他又不同於他的人生。

在創作《敵人的櫻花》時，正逢作者父親病重，作者經常要為父親病情來回奔走醫院與家裡，作者在《探路》中寫道：

這段期間正在趕寫《敵人的櫻花》。

肋積水發生之前，每到深夜電話響起，幾乎就是父親因為其他急症須要送院的時間。他除了失智症狀不斷，突然多出一種「習慣性脫白」的病情，肩膀上的關節稍稍移動就立刻走位，整隻手好像斷成兩截，一路上頻頻喊痛，送到醫院時轉為哀嚎，那些聲音直接侵入寫作中的文字，像一張稿紙塗滿了各種顏色的淚水。

凌晨過後，每當我從醫院回來，索性就挨著書桌寫到天亮了。那時的心情惶惶然卻又有些悲壯，恍惚間總有一種不祥的錯覺，以為年老的父親就快要出事了，恐怕這篇寫不完的小說也將跟著停下來，而一旦停下來後大概就是永遠停下來了。¹¹

或許是因為這樣的寫作狀態，不難看出在《敵人的櫻花》中，主角與父親的關係描寫特別深厚，用了不短的篇幅描寫主角和父親之間的微妙關係，既是愛又是恨，其中包含對父親工作的羞恥¹²和對錢財的渴望。

有權力的部長丟了權力，沒有權力的父親想要靠著別人聚賭來翻身，那時我對權力的景仰雖然開始動搖，反倒發現了金錢最為重要，錢讓我的母親在各種藥物的治療下出現了奇蹟，她會縫補我的襪子了。／…那時我的腦海裡開始出現了錢的概念，如果有

刻文學總編輯》，頁 265。王定國自述：「我不為自己寫作，也不為眾人，我只為小說人物寫作，替他們發聲，甚至彷彿替他們死。」

⁹ 王定國著，〈純白〉，收錄於《探路》，頁 121-125。

¹⁰ 參見宋澤萊編，〈王定國創作年譜（初稿）〉。

¹¹ 王定國著，〈我來去如風〉，收錄於《探路》，頁 117。

¹²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62-64。

了錢，老張為什麼還要刷地板，或許母親也不用經常坐在地上了。¹³

雖然主角父子與作者父子後續命運皆不相同，但性格、關係上的重疊性，使筆者認為作者是刻意將主角設定為和自己一樣童年經常搬家、與父親關係微妙、幼時對錢財有所執念¹⁴的人，所以才將自己在應徵企劃工作時拿到的題目也一樣地交給主角，甚至連被搶匪持槍綁票的經歷也寫在其中¹⁵。

筆者認為，作者可能有意將自己年輕時的故事投射於主角，藉主角的步伐，在書寫主角心思的同時，與年輕時的自己共振，在他試圖找回十七歲的自己來創作的同時，得以有機會對自己過往的故事進行「有距離的重新了解」，因此得以用更溫柔的方式與過去對話，而不若直接講述時那樣難以啟齒¹⁶。透過第一人稱的寫作懷念自己¹⁷，進一步達到自我救贖。王定國在一次訪談中提到：

我在為小說人物寫作時，其實也是為了自己，為了實現對自己的期待，或為了成為想像中的那個人，這時我才開始編織故事，創造那些人來跟我共鳴。我真的是在小說中尋求救贖的力量。¹⁸

因此筆者私認為，或許可以將《敵人的櫻花》想做是在父親病重時，急於與過去和解的王定國所需要的一部療癒自己之作。王定國更在訪談中提到自己創作小說人物是用來聆聽和傾訴的，純粹說故事於他只是挖人瘡疤，他和他們各自挖著彼此的瘡疤，只有依附文字作為一個促膝長談的平台，與小說人物對話，自己才不像作者，小說人物也不再只是被無關痛癢地挖瘡疤。¹⁹似乎可以解釋在王定國作品中，敘事介於作者與角色自己之間的一種特殊性。在主角放下心中執念的那刻，作者也放下了自己心中的一點什麼。

三、作者藉主角之口的敘述

因為第一人稱的寫作特點，加上作者自身與主角之間的模糊關係，文本中許多敘述彷彿是作者藉主角的口所說，也有論者主張王定國復筆之後的寫作依然是譴責文學²⁰。雖然作者以真實去敘述，在大多數情況下，其實我們並不能簡單地將文本中的角色對應於作者身邊的某一個人。然而這些分享在文本中既合理又不合理，可以說是作者「活在角色裡」的最佳體

¹³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66。

¹⁴ 參見宋澤萊編，〈王定國創作年譜（初稿）〉。作者寄宿在國小旁母親的娘家，11 歲知道因為沒有錢才使得自己變成離開父母的孤單小孩。相關過往也在《探路》中多有描述。

¹⁵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205-210；作者實際經歷參見王定國著，〈企業家，沒有家〉，收錄於《美麗蒼茫》（台北市：聯合文學，2001 年 4 月），頁 297-310。兩者在被綁過程中與綁匪周旋的過程極其類似，包括回家翻找、被以吸管餵食、被槍管相抵至銀行提取現金等等。

¹⁶ 王定國著，〈兩個人的寫作〉，頁 213。作者試圖與孩子分享童年故事時潸然淚下。

¹⁷ 王定國著，〈凝視〉，收錄於《探路》，頁 136。王定國自述在夜晚採用第一人稱懷念自己。

¹⁸ 游孟庭著，〈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附錄〈與王定國書信答問〉，頁 138。

¹⁹ 游孟庭著，〈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附錄〈與王定國書信答問〉，頁 141。

²⁰ 宋澤萊著，〈試論林雙不和王定國的譴責文學〉，轉引自台文戰線聯盟，

<http://twncelclub.ning.com/profiles/blogs/3917868:BlogPost:31329>，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2 日。

現，此處與一般後設小說讓作者直接加入故事的作法不同，也不只是源於角色設定上或情節上的重疊性，而是作者品行和價值觀似有若無地介入，在與游孟庭的訪談中，王定國說：

誠懇在各種文體裡面都是最重要的，就算小說人物非我自己，但我所要表現的故事勢必應該接近我的心靈，或被我的品格所驅使，雖然文本過程中或許醜惡不堪，但我的品格會在整體上修復它，使它不像說書人無情無性地只是說著別人的故事，說完就完了，應該還有一點餘韻，這餘韻自然也就成為一般人所說的文學的藝術。²¹

因此筆者以為，我們或許可將主角的價值闡述看作是作者個人價值觀的延伸。以下列舉一些文本中的敘述與作者自身的關聯性，以不同議題下代表的人物為出發點，探討作者如何透過主角闡述或呈現自身的價值觀。

（一）關於愛情：秋子

作者在《探路》中寫到自己妻子因為《敵人的櫻花》情節所需，依作者的描述四處打聽，找到雨聲器工廠²²，後來這段「找雨」的經歷也在《敵人的櫻花》中呈現²³。這股找雨的傻勁，不只是在作者妻子身上、在文本中找雨的主角身上，也同時寫在主角妻子秋子身上。找雨聲器的樣子，彷彿是秋子在主角需要錢入股公司時，四處籌錢向娘家借款，甚至最後獻身於羅毅明²⁴。主角初遇秋子時，書中對秋子的形容是這樣的：

我喜歡這樣的秋子，小小的愚笨總比聰明好，隨時還有機會接受他人的啟蒙，不像聰明的腦袋已經停滯在自我的算計中。何況她不笨，應該說略有一股傻氣，這種特質反而使我愛她，因為我已經沒有這種純真了，她剛好可以照亮我的陰影，減輕生命中某種特別沉重的東西。²⁵

如果說主角內心關於家庭的陰影，與作者自帶的憂鬱性格有所呼應的話，那麼純真善良的秋子，與作者妻子的浪漫婉約，同樣似可看出照應，從作者零散的描述裡，可以略見作者妻子的淘氣²⁶和溫婉²⁷，文本中一段描寫秋子與主角在周年慶去逛街，秋子仍堅持節儉，只買了一個小水壺，把主角想替她買的絲巾、毛衣都放了回去²⁸，作者在《探路》中也寫到，

²¹ 游孟庭著，〈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附錄〈與王定國書信答問〉，頁 139-140。

²² 王定國著，〈秋子〉，收錄於《探路》，頁 63-66。

²³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117-123。

²⁴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161-192。

²⁵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22。

²⁶ 王定國著，〈愛意〉，收錄於《探路》，頁 77-80。作者妻子哄騙作者坐了去香港的頭等艙、入住高級酒店海景房、享勞斯萊斯接送。

²⁷ 王定國著，〈一日花〉，收錄於《探路》，頁 73-76。作者妻子為他沏一壺茶，卻因不願打擾作者寫作而不入書房。同樣收錄於《探路》，頁 83-86 的〈秋夜煮粥〉中，作者妻子持續嘔吐時仍不主動打擾作者，半夜作者急於叫救護車送妻子去醫院，妻子還怕打擾鄰居休息堅持自己去急診。

²⁸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130。

自己妻子，在周年慶時逛街，只挑自己喜歡的小店，購物時，經常是替作者買一份好東西，剩下的才留給自己²⁹，兩對夫妻情感互有映照。筆者以為，或許不能完全將秋子視為作者妻子的投射，但主角對秋子的愛意表達，與作者對作者妻子的心意，卻可以看出相通之處。

關於愛情的價值觀，主角也會時不時分享：

人的一生如果容有幾次戀愛，我還是寧願一次就能走完。也就是說，雖然剛剛走在第一次的路上，我卻已經知道後面的永遠不會來。這麼篤定的想法也許有些荒謬，可是愛情路上誰又知道什麼段落是最為正確的呢。³⁰

戀愛本身就是一種分享，任何好事如果讓對方最快知道，那種分秒不差的喜悅才會動人。³¹

對於戀愛的感悟，卻往往因作者跟主角之間的曖昧，使我們難以察覺敘事主體究竟是誰³²。

（二）關於金錢與商場：馬達老闆

雖然作為成功建商，王定國曾對金錢執著³³，然作者在 2013 與初安民的訪談中卻說：自己對房地產業並不尊敬，若要以房地產作為主題寫專屬它的小說，他還修行不夠，要對自己從業三十年來沒有感動過的行業寫作，下筆或許會很重³⁴。在文本中處處可以從對馬達老闆及商場的描述看見作者對行業的不齒。

馬達老闆在一群兄弟中排行最後，看不起那些兄長，卻總得想辦法討好大家來經營家族的建設公司，被兄長們看不起，總被認為一事無成，沒自信到每每出門需要開三台一樣的凱迪拉克，與妻子名存實亡、分居二地，經常喝酒、嫖妓、抽雪茄，將有錢人的排場做足。他看透了商場，雖然不甘願卻只能成為商場的一部份。

在作者筆下的馬達老闆是有病的、齷齪的、世俗的，但馬達老闆的金錢、權勢對於主角來說又具有十足的吸引力。馬達老闆出入都要開三部凱迪拉克，雖然在司機口中是頭殼壞掉³⁵，但在主角想法裡卻是希望要趕快有錢，才能了解有錢人的心思³⁶。主角坐在凱迪拉克後座如此想：

²⁹ 王定國著，〈愛意〉，收錄於《探路》，頁 78。

³⁰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81。

³¹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84。

³² 王定國曾在游孟庭著，〈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附錄〈與王定國書信答問〉，頁 141，提過對「愛」的看法，認為愛是人性中各種情感矛盾與衝突經由寬恕而獲得的理解，然筆者認為此處以創作角度出發，並不包含自身愛情觀，因此無法妄下定論。

³³ 參見宋澤萊編，〈王定國創作年譜（初稿）〉。此外，作者也多處在《探路》中提及三四十歲時的自己對金錢與權勢的著迷。

³⁴ 王定國著，《那麼熱，那麼冷》，附錄訪談稿〈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頁 273-277。

³⁵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108。

³⁶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110。

車後座的凱迪拉克有一股沁鼻的皮革香，我聞得出那味道中的深沉，那裡面混合著錢與權力的魅惑，特別有一種神祕氣息，讓人想聞卻又無法親近。路途如果還算漫長，我的腦海便又浮現出同老闆一樣年紀的父親——倘若他還在人世，斷不可能擁有這樣的視野，他只能每天騎著腳踏車去學校打雜，中午趕回來給車禍重創的母親餵飯，然後再度匆匆折返，剛好還趕得上校鐘最後的第三響。一樣都是人，境遇如此天差地別。³⁷

因為作者與主角背景的重疊性：年輕時的王定國和主角都因為渴望家庭的完整而追求金錢³⁸，筆者以為應視這種感嘆為兩人共同的声音。追求金錢的背景因素，也造就主角與作者對於馬達老闆在商場上四處送錢的不齒和對嫖妓的拒絕³⁹，在主角眼中，馬達老闆象徵金錢、權力、成功，卻同時也象徵著腐敗跟世俗，如同作者踏入房地產業由純白染黑的過程⁴⁰，主角秉持他的真誠⁴¹，跟著馬達老闆進到更深層的商場。

商場於王定國而言，或許就是如馬達老闆於主角，腐敗、世俗，卻仍心有嚮往。

四、作者與主角之間的心理位移現象

由前述，不難發現作者與主角之間有些巧妙的投射，本文則想進一步探討這種類自傳寫作對作者所說的「救贖」有哪些幫助，這些面對生命瘡疤的寫作，又是如何讓他找到情緒抒發的出口。

(一) 心理位移理論發展

1986年，美國學者 Pennebaker 和 Beall 提出表達性書寫的想法，認為藉由書寫創傷、緊張或具情緒的事件，可以促進身體和心理的健康，而後又於 2004 年將其設計為療程，改善情緒經驗及壓力調適過程，藉以幫助個體維持心理與生理健康。後續更有其他學者針對有創傷經驗的個體進行研究，發現表達性書寫可以做為一個在安全環境下，促進個體習慣面對負向記憶的接觸程序，透過反覆書寫同一個創傷事件，減少對刺激的反應幅度，消滅與壓力相關的生理與情緒狀態，並增進對創傷事件因果的詳細解釋與說明，甚至轉向原本被個體忽略的

³⁷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109。

³⁸ 王定國幼時因家庭經濟緣故被留在國小旁的親戚家中，因想父母徒步八公里回家，後來發現金錢的重要性，高中畢業退伍後便急於養家。（參見王定國著，〈回家〉，收錄於《探路》，頁 33-36；宋澤萊編，〈王定國創作年譜（初稿）〉。）主角則是幼時便父母雙亡，父親無法承受家庭經濟的重擔自殺。（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67。）

³⁹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140-141。

⁴⁰ 王定國著，〈純白〉，收錄於《探路》，頁 121-125。作者刻意將自己初入房地產業的面試過程命名為純白，象徵自己以純白進入墨水缸一樣的行业。

⁴¹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128。馬達老闆看中主角的純粹真誠。

正向經驗。⁴²

金樹人在 2005 年結合表達性書寫和空椅法的想法，首創心理位移概念⁴³，幫助個體與自我拉開一個距離來觀看自我，進一步產生對原來這個自我的理解⁴⁴。如同空椅法使當事人變換角度扮演事件中的不同角色，比如積極的自己對消極的自己、負責的自己對衝動的自己等角色扮演，心理位移書寫則是透過不同人稱位格的書寫轉換，造成心理位移，讓書寫者扮演不同角度的觀察者，加強書寫者的自我覺察及對事件的認知⁴⁵。研究發現在不同位格下，書寫者的表達會有所不同：

位格	我	你	他
書寫特徵	1. 描述詳細 2. 情緒強烈直接 3. 負面情緒較多 4. 思考固著侷限 5. 關注自我	1. 自我照顧 2. 自我賦能 3. 自我批判 4. 思考較客觀 5. 自我對話	1. 沒有情感 2. 內容較少 3. 思考理性客觀 4. 視野擴大 5. 冷漠疏離
功能	1. 情緒抒發 2. 自我覺察	1. 情緒緩和 2. 自我撫慰	1. 情緒安頓 2. 自我療癒 3. 促進解決

表 1：不同位格書寫特徵與功能整理表⁴⁶

不同位格帶來的心理影響不同，在書寫不同位格時，三個位格會互相影響，產生自我平衡的力量，其中一個位格功能發揮不全時，其他位格會自動做出遞補。⁴⁷在重複書寫的過程中，寫作者也能進一步對自我做更深層次的探索，因此在情緒上找到出口。

（二）作者在文本中的心理位移

回顧作者的寫作歷程，考慮到主角與作者的重疊性，在書寫《敵人的櫻花》時，作者正是做了一種心理位移，但我們無法像一般的書寫治療一樣，直接分析個體不同位格的書寫，因為創作經過轉化，我們只能從王定國自己的描述和文本中曖昧的線索來察覺。作者在〈最想見的人〉中如是描述：寫作時的他與年輕時的自己，共同書寫孤單的童年、少年時代的憧憬⁴⁸。其實正是他與內在（過往的自我）對話，一邊在內心貫徹空椅法的角色扮演，一邊推動故事的寫作進程。

⁴² 李素芬、陳凱婷著，〈書寫療癒：西方表達性書寫與本土心理位移書寫〉，《輔導季刊》，52 卷 4 期（2016 年 12 月 1 日），頁 60-61。

⁴³ 金樹人著，〈心理位移之結構特性及其辯證現象之分析：自我多重面向的敘寫與敘說〉，《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8 期（2010 年 9 月 1 日），頁 187-229。

⁴⁴ 李素芬、陳凱婷著，〈書寫療癒：西方表達性書寫與本土心理位移書寫〉，頁 62。

⁴⁵ 金樹人著，〈心理位移之結構特性及其辯證現象之分析：自我多重面向的敘寫與敘說〉，頁 190-191。

⁴⁶ 此表依李素芬、陳凱婷著，〈書寫療癒：西方表達性書寫與本土心理位移書寫〉，頁 64-65 和金樹人著，〈心理位移之結構特性及其辯證現象之分析：自我多重面向的敘寫與敘說〉，頁 196-209 整理而成。

⁴⁷ 李素芬、陳凱婷著，〈書寫療癒：西方表達性書寫與本土心理位移書寫〉，頁 64-65 和金樹人著，〈心理位移之結構特性及其辯證現象之分析：自我多重面向的敘寫與敘說〉，頁 66。

⁴⁸ 王定國著，〈最想見的人〉，收錄於《探路》，頁 219。

筆者不禁認為，在救贖主角的過程中，作者也正透過主角尋求自己內心的平靜，甚至在寫作過程試圖和年輕時的自己達成某種和解。主角與作者年輕時的相像性，使作者在書寫時，不僅是在推動故事，許多時候更是在藉主角重述自己的某些生命經驗，進而在他為主角尋求某種生命解答時，救贖自己。在《探路》中，王定國自述他擁有一種憂鬱的性格，是因為年輕時的自己與現實中的自我無法共同發聲的迷惘。⁴⁹這樣的敘述，作者在《敵人的櫻花》自序中也提到，但透過重複寫作類似經驗，不斷修復的過程，五十七歲的王定國與十七歲的文學自我達成和解，如作者自述：「兩種情感意外結合，完整的我總算回到了書桌」⁵⁰。

在書寫主角時，作者有時以「他」的想法書寫，有時卻是以「我」的方法去闡述自己，使小說的敘事者不只是主角。作者在以第一人稱視角寫作時，將自己的想法渡給主角，使敘事本體不再只是主角自身，卻也不是作者本人，更像是主角與作者之間一種自我對話的出口，有時代表作者，有時代表主角，同時作為兩者的呈現媒介。

因為這樣的特殊性，在將生命經驗投射為作品的同時，也成為敘事者重新理解並療癒自己的手段，因為主角與年輕自我的重疊性，恰恰給予作者一個從現在角度重新認知過往的機會。因此作者口中說的「救贖角色」，實際上是在與其內在對話、重拾已逝的生命碎片。至於王定國散文中關於愛情、商場、童年，甚至是被綁票的經驗，對內心的自剖卻通常相較小說簡約，特別因為性格內斂，他在兩種文體中，情緒性字眼都不多，散文往往只是簡單地分享事件始末和自己的想法，反而在小說中，更能窺見他情感的糾結和對細節的描述。

同樣是被綁票的經歷，作者在散文中只寫道「四周森黑，我的腦海開始後退，想著這件事為什麼主角會是我？」⁵¹，小說中卻是這樣敘述的：

我一直看不見的未來大約就像眼前這樣，鞋子是黑色的，腳底的踏墊也是黑色的，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是我，然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是我。為了避免窒息，我悄悄擠開嘴角的狹縫呼吸，以致潮濕的熱氣隨時糊在膝蓋上。時間應該很晚了，天亮卻又還很早，而我本來只是打算回家拿幾件冬衣。⁵²

散文、小說創作與日記書寫有些許不同，在書寫治療研究中，因為是日記書寫，受試者較不會隱藏自己的想法，可以坦誠的書寫；因為作品公開出版，書寫者對自我的藏匿會更深層。即便如此，於前文的對照，仍可見其小說中的自白，相較散文具有更多的細節和自我覺察。或許作者正是透過隱身在角色背後，才能對相似生命經驗有更詳細跟深刻的自剖。

五、結論

我在故事裡沒有名字，我的名字就是那個「我」，如同一粒稻穗去殼後變成白米，我也在去除「」之後恢復了想像的自由。因此，我又看見四十年前那個孤單的孩子了，他

⁴⁹ 王定國著，〈兩個人的寫作〉，收錄於《探路》，頁 211-214。

⁵⁰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11。除此之外，作者在〈最想見的人〉（《探路》，頁 219-223）針對與年輕自己的對話有詳細的感受描寫。

⁵¹ 王定國著，〈企業家，沒有家〉，收錄於《美麗蒼茫》，頁 297。

⁵²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 206。

剛從鹿港國小的邊門慢慢走出校園，穿著那件縮水的制服，依然還是那一副斜斜晃晃的模樣，嘴角顯然還掛著秋天殘留的鼻涕，暮色裡微泛著那孤單的潮濕的光影。是放學後準備回家的吧，我蹲在地上，把他抱了起來。⁵³

王定國在《敵人的櫻花》自序中如斯寫道，這篇小說想表達的並不是悲傷⁵⁴。不是悲傷，更像是一種溫暖的救贖。這篇小說在他「需要」的時候出現，書寫他的過去、現在，他彷彿跟主角在同一軀殼中生活了一段時間，在重組過的角色設定裡，摻入一些自己的人生碎片，並在這「理想」的世界裡，為陷入迷惘的主角尋找一條出路，有意無意間透過書寫治療的方式，在主角拉下咖啡店鐵門的同時，也為自己找到對過往生命的重新解答，赦免了主角，也救贖了自己。

王定國活了一個小說一樣的人生，使他成為一個小說家⁵⁵，他用自己的生命與角色進行共鳴，在角色中書寫自己，在角色的表面下，拼湊並打磨他重新拾回的生命碎片，他無法停止寫作，因為寫作實際上也是他對自己的拯救，透過最誠實和細膩的書寫，為內心最脆弱的那部分自己發聲。這樣的書寫其實並非旅遊，更像是苦行，從故事回到生活，或許不再尋常，反而是救贖、是精神抖擻的重生。

引用文獻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新北市；印刻，2015年9月）。

王定國著，《那麼熱，那麼冷》（新北市；印刻，2013年10月）。

王定國著，《探路》（新北市；印刻，2017年2月）。

王定國著，《美麗蒼茫》（台北市；聯合文學，2001年4月）。

蕭義玲著，〈王定國小說的兩個世界—《那麼熱，那麼冷》的文學救贖〉，《文與哲》，第三十四期（2019年6月）。

游孟庭著，〈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11月）。

曾小芬著，〈王定國中篇小說人物研究—以《沙戲》以後為主〉（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1月）。

宋澤萊著，〈試論林雙不和王定國的譴責文學〉，轉引自台文戰線聯盟，<http://twncelclub.ning.com/profiles/blogs/3917868:BlogPost:31329>，檢索日期：2021年6月12日。

宋澤萊編，〈王定國創作年譜（初稿）〉，轉引自台文戰線聯盟，<https://twncelclub.ning.com/profiles/blogs/3917868:BlogPost:31327>，檢索日期：2021年6月12日。

金樹人著，〈心理位移之結構特性及其辯證現象之分析：自我多重面向的敘寫與敘說〉，《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8期（2010年9月1日），頁187-229。

⁵³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11-12。

⁵⁴ 王定國著，《敵人的櫻花》，頁12。

⁵⁵ 王定國著，《那麼熱，那麼冷》，附錄訪談稿〈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頁262。

李素芬、陳凱婷著，〈書寫療癒：西方表達性書寫與本土心理位移書寫〉，《輔導季刊》，52 卷 4 期（2016 年 12 月 1 日），頁 59-69。